

「大悲咒」漢梵對音研究**

高婉瑜*

摘要

本文以唐代伽梵達摩譯的「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廣大圓滿無礙大悲心陀羅尼經大悲神咒」（大悲咒）為材料，透過漢梵對音的研究，瞭解唐代的語音狀況。

本文發現在聲母方面多數是整齊對譯，清濁混用是在條件下產生的現象，全濁音可以對譯送氣音與不送氣音。韻母方面，三等介音、四等介音、唇音的合口介音通常沒有譯出。主要元音部分，有多韻對譯同一梵語元音的狀況。韻尾部分，開尾韻、陽聲韻幾乎整齊對譯，入聲的 t 尾比 k 尾容易弱化，弱化的時間也比較早。整體來說，聲母的對譯比韻母還要嚴整，許多語音變異符合「同化」、「異化」、「脫落」、「插入」、「弱化」的演變規則。

關鍵詞：咒語、陀羅尼、漢梵對音、大悲咒、中古音

一、前言：問題脈絡

每個宗教都有自己的傳播教義與修行之法，東漢末年代表印度的佛教

2010 年 4 月 12 日收稿，2011 年 1 月 12 日修訂完成，2011 年 7 月 28 日通過刊登。

* 作者係淡江大學中國文學學系助理教授。

** 本文初稿〈『大悲咒』梵漢對音初探〉發表於「第二十八屆全國聲韻學學術研討會」（臺中：臺中教育大學，2010.5.14-15），獲得施向東、張維佳、周及徐、鍾榮富教授賜正，並感謝《漢學研究》匿名評審的寶貴意見。本文修正初稿多處的觀點，增加了一些說明，些微調整題目，因是立足於漢譯本，觀察漢譯本與梵本的對音關係，故修改為「漢梵對音」。

文化傳入中國，兩種文化的交流，讓中華文化更加生動豐富。在修行的方法上，佛教有所謂八萬四千法門，除了禪坐、唸佛、拜佛、深入經藏廣為佛教徒接受之外，「唸誦咒語」也是很受歡迎的修行法門。基於「秘密故」，佛教的咒語翻譯以音譯方式呈現，從漢譯本的角度看，就是一連串漢字無意義的排列，但若能準確發音，虔誠唸誦，將有無比的利益。

無論是不是修行觀音法門，「大悲咒」（梵 Mahā-Kāraṇika-citta-dhāraṇi）都可謂佛教徒最為熟悉的咒語之一，在道場的課誦本中，多會附上「大悲咒」。日本《大正新脩大藏經》收錄的「大悲咒」有 14 種本子，最長的出自唐金剛智譯《金剛頂瑜伽青頸大悲王觀自在念誦儀軌》（T20, no.1112），¹ 共 143 句，最短的出自唐不空譯《金剛頂瑜伽千手千眼觀自在菩薩修行儀軌經》（T20, no.1056），共 40 句。目前臺灣佛教徒流通、誦持的「大悲咒」是唐伽梵達摩（Bhagavad-dharma）的譯本，該本是最早的翻譯本，共 84 句，本文以此本為研究材料。

伽梵達摩在永徽、顯慶年間（650-660）翻譯《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廣大圓滿無礙大悲心陀羅尼經》（T20, no.1060），² 說經的緣起是在一次的法會上，釋迦牟尼佛將演說總持陀羅尼，觀世音菩薩密放神通，光明遍照十方，世尊趁此因緣介紹修習許多陀羅尼法門的觀世音菩薩，觀世音菩薩便宣說千光王靜住如來傳授的「大悲心陀羅尼」，即現在流通的「大悲咒」。

天寶五年迄大曆九年（746-774），不空曾譯《大慈大悲救苦觀世音自在王菩薩廣大圓滿無礙自在青頸大悲心陀羅尼》（no.1113B）的悉曇字，該本屬豐山藏本，不空與伽梵達摩同為唐代人，加上悉曇字轉寫本與伽梵達摩譯本較為接近，基於時代與內容的考量，本文以不空悉曇字轉寫本為梵本的對照材料。

根據林光明（1994: 9-20）的收集，日本學者田久保周譽、八田幸雄等人與鄭僧一、談錫永等人曾出版「大悲咒」梵本，內容多少有些出入，林光

1 T 表《大正新脩大藏經》（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3）冊數，no 表經號。T20, no.1112 即《大正藏》第 20 冊，經號 1112 號；又 p 表《大正藏》頁碼，a / b / c 表上 / 中 / 下欄位。以下引用《大正藏》，僅於文中標記，不另註。

2 有關伽梵達摩譯《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廣大圓滿無礙大悲心陀羅尼經》的年代，出自宋贊寧《宋高僧傳》（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7）的記載（永徽顯慶年間）。

明（1994: 9-10）也參考不空悉曇字轉寫本整理「大悲咒」梵本，本文以林光明本為輔助材料，該本錯誤之處加以修正，稱修正本。另外，臺灣有一種每句咒語搭配一幅圖像的〈大悲咒相解〉，收錄於《大悲咒集解》。咒語來源是伽梵達摩本，但文字與《大正藏》T20, no.1060 略有出入，也一併參考。

唐代音屬於中古前期，除了韻書《廣韻》與韻圖《韻鏡》、《七音略》可供參考外，對音資料也很重要，特別是佛教咒語的翻譯。為何咒語翻譯可做為研究語音的材料？因為虔誠的信仰與翻譯的態度是兩大保證，咒語的翻譯一向講求高度精準，精確的翻譯提供持咒的憑據，佛教徒認為準確的誦持才能達到效果，因之，咒語翻譯的保守性對語音研究是很大的裨益。

在進入對音工作之前，必須對譯經師的背景有所瞭解，為對音的研究作定位。殊為可惜的是伽梵達摩的相關記載不多，唐智昇《續古今譯經圖紀》云：

沙門伽梵達摩，唐云尊法，西印度人也。譯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廣大圓滿無礙大悲心陀羅尼經（一卷），然經題云西天竺伽梵達摩譯，不標年代，推其本末似是皇朝新譯。准千臂經序亦云智通共譯。（T55, no.2152, p0368a14）

唐圓照《貞元新定釋教目錄》介紹《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廣大圓滿無礙大悲心陀羅尼經》時，有一小段記載：

沙門伽梵達摩，此云尊法，西印度人也。譯千手千眼大悲心經一卷，然題云西天竺伽梵達摩譯，不標年代，推其本末似是皇朝新譯，但以傳法之士隨緣利見，出經流布，更適餘方，既不記年號，故莫知近遠。昇親問梵僧，云有梵本，既非謬妄，故載斯錄。准千臂經序亦云智通共出。（T55, no.2157, p0862c11）³

3 類似的文字還出現在宋贊寧《宋高僧傳》「唐尊法傳」。根據《貞元新定釋教目錄》，可知該段記載與《宋高僧傳》的記載源頭相同，都是《續古今譯經圖紀》。

匿名評審指出「千手千眼咒」是流傳於民間的一個譯本，來源不明，譯者與年代問題仍有疑問。感謝評審提供的意見。根據唐智通譯《千眼千臂觀世音菩薩陀羅尼神呪經序》云：「至貞觀年中，復有北天竺僧齋千臂千眼陀羅尼梵本奉進，文武聖帝勅令大總持寺法師智通，共梵僧翻出呪經并手印等……便錄本進上，帝委問由緒，通具以事迹感愜帝心，於是齋稿本出內將示，弘福大德玄暮法師一見此文嗟稱不已，有人云：勅未流行，何因忽茲漏洩？其本遂寢，不復弘揚。又有西來梵僧持一經夾以示智通，通還翻出，諸餘不殊

伽梵達摩在何處翻譯，其個人對漢語的熟悉度，是否有人助譯等問題都未能知曉，在背景資訊薄弱的情況下，變通方式是以同時代譯經師的作品進行對照，提供側面的訊息。與伽梵達摩年代相近，最有名的譯經大師是玄奘，玄奘譯經的對音研究以施向東（2009a: 1-79）最有系統性，玄奘是洛州偃師人，所操方言是洛陽音，對譯還原的漢語系統便是洛陽音，筆者藉助施向東的研究成果做為共時比較的參照。

在時間與精力的條件下，筆者希望經營一篇精巧的論文，研究範圍設定為「大悲咒」，本文的目的不在宏觀擬構語音系統，而是微觀描寫，反映對音中的有趣現象，盡可能提出合宜解釋。

二、對音分析

本節逐句處理「大悲咒」的對音，主要的文本是伽梵達摩漢譯本與不空悉曇字轉寫本，而以林光明整理的梵本、修正林光明本、《大悲咒集解》為輔。

為了以清眉目，將伽梵達摩本、不空本、林光明本、修正本逐句對照整理如後。

舊本，唯闕身呪一科。有常州正勤寺主慧琳法師，功德為務，定慧是崇……爰有北天竺婆羅門僧名蘇伽施，常持此法，結壇手印，朝夕虔祈。琳罄折諮詢，每致歎阻。後同之洛下，漸示津途，即請一清信士李太一，其人博學梵書，玄儒亦究。紆令筆削潤色成章。備書梵音，身呪具至。神功年中有一仁者自京都至，將通師所翻後本。有上下兩卷，惟闕身呪。琳參入其中，事若一家，婉而備足。」（T20, no.1057, p0083b06）唐智昇《續古今譯經圖紀》云：「唐貞觀中有北天竺僧齋千臂千眼經梵本奉進，文帝勅通共梵僧對譯，名千眼千臂觀世音菩薩陀羅尼神呪經一部（二卷），後於天皇永徽四年癸丑，於總持寺又譯。」（T55, no.2152, p0368a04）從這兩段文字可知「千臂千眼咒」有獨譯與共譯兩種可能，而「千手千眼咒」與「千臂千眼咒」是否同為一本，智昇不很確定。《宋高僧傳》認為「千手千眼咒」是西天竺伽梵達摩在永徽顯慶年間所譯，這段記載分別擷取自《續古今譯經圖紀》獨譯、共譯二說的部分文字。儘管「千手千眼咒」的來源尚有疑問，但是筆者認為不論是獨譯或共譯，「千手千眼咒」（大悲咒）是唐代譯作並無疑慮，還是可以透過它來瞭解唐代語音現象。

表一 伽梵達摩本、不空本、林光明本、修正本對照表

伽梵達摩本	不空本	林光明本	修正本
南無喝囉怛那哆囉夜哪 (一) ⁴	na mo ra tna tra y yā	namo ratna-trayāya	namo ratna-trayāya
南無阿唎哪(二)	na mo ā ryā	namo āryā	nama āryā
婆盧羯帝爍鉢囉哪(三)	va lo ki te śva rā ya	valokiteśvarāya	valokiteśvarāya
菩提薩跢婆哪(四) ⁵	bo dhi sa tvā ya	bodhisattvāya	bodhisattvāya
摩訶薩跢婆哪(五) ⁶	ma hā sa tvā ya	mahāsattvāya	mahāsattvāya
摩訶迦盧尼迦哪(六) ⁷	ma hā kā ru ñi kā ya	mahākāruṇikāya	mahākāruṇikāya
唵(七)	oṃ	oṃ	oṃ
薩皤囉罰曳(八)	sa rva ra bha ye	sarva rabhaye	sarva raviye
數怛那恒寫(九)	śu dha na da sya	sudhanadasya	sudhanadasya
南無悉吉利埵伊蒙阿唎 哪(十) ⁸	na mo skṛ ta ī mo a ryā	namas kṛtvā imam āryā	namas kṛtvā imam āryā
婆盧吉帝室佛囉楞馱婆 (十一) ⁹	ba ru ki te śva raM dha va	valokiteśvara ramdhava	valokiteśvara raṃdhava
南無那囉謹墀(十二)	na mo na ra ki dhi	namo narakindi	namo narakindi
醯唎摩訶皤哆沙咩 (十三) ¹⁰	he ri ma va dha ṣa me	heri maha vadha ṣame	hrīḥ mahā-vat-svāme
薩婆阿他豆輸朋(十四) ¹¹	sa rva a thā du śu tuṃ	sarva āthādu subhum	sarva arthato śubhaṃ
阿逝孕(十五) ¹²	a je yaṃ	ajeyaṃ	ajeyaṃ

4 2010年4月2日，林光明先生來信告知 namah 在1996年《大悲咒》修訂二版改作 namo。

5 「跢」，不空本作「哆」，《大悲咒集解》(簡稱集解本)作「埵」。

6 「跢」，不空本、集解本作「埵」。

7 「盧」，不空本作「噓」。「尼」，不空本作「昵」。

8 「利」，不空本作「唎」，集解本作「栗」。「哪」，不空本作「耶」。

9 「盧」，不空本作「噓」。不空本無「囉」。「楞」，不空本、集解本作「楞」。

10 不空本無「訶」。

11 「他」，不空本作「陀」。「豆」，不空本作「頭」。

12 「逝」，不空本作「遊」。

薩婆薩哆那摩婆伽 (十六) ¹³	sa rva bhu ta na ma va ga	sarvasata namavasata namavaga	sarva sat nama vaṣat namo vāka
摩罰特豆(十七)	ma va du du	mavadudu	mavitato
怛姪他(十八)	ta dya thā	tadyathā	tadyathā
唵阿婆盧醯(十九)	oṃ a va lo ka	oṃ avaloki	oṃ avaloki
盧迦帝(二十)	lo ka te	locate	locate
迦羅帝(二十一)	ka ra te	karate	krate
夷醯唎(二十二)	e hṛe	ehṛ	e hrīḥ
摩訶菩提薩埵(二十三) ¹⁴	ma hā bo dhi sa tva	mahābodhisattvā	mahābodhisattvā
薩婆薩婆(二十四)	sa rva sa rva	sarva sarva	sarva sarva
摩羅摩羅(二十五) ¹⁵	ma la ma la	mala mala	mala mala
摩醯摩醯唎馱孕 (二十六) ¹⁶	ma ma hṛe da yaṃ	mahima hṛdayaṃ	mahima hrdayaṃ
俱盧俱盧羯𢶏(二十七) ¹⁷	ku ru ku ru ka rmaṃ	kuru kuru karmam	kuru kuru karmaṃ
度盧度盧罰闍耶帝 (二十八) ¹⁸	dhu ru dhu ru va ja ya te	dhuru dhuru vajayate	dhuru dhuru vijayate
摩訶罰闍耶帝(二十九)	ma ha va ja ya te	mahāvajayate	mahā vijayate
陀羅陀羅(三十) ¹⁹	dha ra dha ra	dhara dhara	dhara dhara
地利尼(三十一) ²⁰	dhi ri ṇi	dhiriṇi	dhṛnī
室佛囉耶(三十二) ²¹	rā ya	śvarāya	śvarāya
遮羅遮羅(三十三) ²²	ca la ca la	cala cala	cala cala

13 「薩」，不空本作「菩」。「婆」，不空本作「縛」。「薩婆薩哆那摩婆伽」，集解本作「薩婆薩哆那摩婆薩哆那摩婆伽」。

14 不空本無「提」。

15 「羅」，集解本作「囉」。

16 「摩醯摩醯唎馱孕」，不空本作「摩摩醯唎馱孕」。

17 「盧」，不空本作「噓」。「𢶏」，不空本作「蒙」。

18 「盧」，不空本作「噓」。

19 「羅」，集解本作「囉」。

20 「利」，集解本作「唎」。

21 不空本無「室佛」。

22 「羅」，不空本、集解本作「囉」。

摩摩罰摩囉 (三十四) ²³	ma ma va ma ra	mama vamara	mama vimala
穆帝囉 (三十五) ²⁴	su kte le	muktele	muktele
伊醯移醯 (三十六) ²⁵	e he e he	ehi ehi	ehy ehi
室那室那 (三十七)	ci nda ci nda	śina śina	śina śina
阿囉嚩佛囉舍利 (三十八) ²⁶	a rṣaṃ pra ca li	ārṣaṃ pracali	ārṣaṃ prasari
罰沙罰嚩 (三十九) ²⁷	va ṣa va ṣaṃ	vaṣa vaṣam	viśva viśvaṃ
佛羅舍耶 (四十) ²⁸	pra śa ya	praśaya	prasaya
呼嚧呼嚧摩囉 (四十一) ²⁹	hu ru hu ru ma ra	hulu hulu mara	hulu hulu mara
呼嚧呼嚧醯利 (四十二) ³⁰	hu ru hu ru hri	hulu hulu hrī	hulu hulu hrīḥ
娑囉娑囉 (四十三) ³¹	sa ra sa ra	sara sara	sara sara
悉利悉利 (四十四) ³²	si ri si ri	siri siri	siri siri
蘇嚧蘇嚧 (四十五)	su ru su ru	suru suru	suru suru
菩提夜菩提夜 (四十六) ³³	bo dhi ya bo dhi ya	bodhiya bodhiya	bodhiya bodhiya
菩駄夜菩駄夜 (四十七) ³⁴	bo dha ya bo dha ya	bodhaya bodhaya	bodhaya bodhaya
彌帝利夜 (四十八) ³⁵	mai tri ya	maitriya	maitreya
那囉謹墀 (四十九)	na ra ki ndi	narakindi	narakindi
地唎瑟尼那 (五十) ³⁶	dha rṣi ṇi na	dhaṛṣiṇina	dhrṣiṇina

23 「囉」，不空本作「羅」。

24 「嚧」，不空本作「囉」，集解本作「嚧」。

25 「移」，集解本作「伊」。

26 「囉」，不空本作「羅」。「嚩」，不空本作「參」。

27 「嚩」，不空本作「參」。

28 「羅」，集解本作「囉」。

29 「摩」，不空本作「麼」。

30 「嚧」，集解本作「盧」。「利」，不空本作「唎」。

31 「娑」，不空本作「沙」。

32 「利」，不空本、集解本作「唎」。

33 「夜」，不空本作「哪」。

34 「夜」，不空本作「耶」。

35 「利」，不空本作「唎」。「耶」，不空本作「哪」。

36 「地」，不空本作「他」。「唎」，集解本作「利」。

波夜摩那（五十一）	pa ya ma na	payamana	bhayamana
娑婆訶（五十二）	svā hā	svāhā	svāhā
悉陀夜（五十三）	si ddhā ya	siddhāya	siddhāya
娑婆訶（五十四）	svā hā	svāhā	svāhā
摩訶悉陀夜（五十五）	ma hā si ddhā ya	mahāsiddhāya	mahāsiddhāya
娑婆訶（五十六）	svā hā	svāhā	svāhā
悉陀喻藝（五十七）	si ddhā yo ge	siddhāyoge	siddhayoge
室皤囉耶（五十八） ³⁷	śva ka ra ya	śvarāya	śvarāya
娑婆訶（五十九）	svā hā	svāhā	svāhā
那囉謹墀（六十）	na ra ki ndi	narakindi	narakindi
娑婆訶（六十一）	svā hā	svāhā	svāhā
摩囉那囉（六十二）	ma ra na ra	maranara	māraṇara
娑婆訶（六十三）	svā hā	svāhā	svāhā
悉囉僧阿穆佉耶 （六十四）	si ra saṃ ā mu khā ya	śira simha mukhāya	śira simha mukhāya
娑婆訶（六十五）	svā hā	svāhā	svāhā
娑婆摩訶阿悉陀夜 （六十六） ³⁸	pa ma hā si ddhā ya	sarva mahā a siddhāya	sarva mahā a siddhāya
娑婆訶（六十七）	svā hā	svāhā	svāhā
者吉囉阿悉陀夜 （六十八）	ca krā si ddhā ya	cakra a siddhāya	cakra a siddhāya
娑婆訶（六十九）	svā hā	svāhā	svāhā
波陀摩羯悉哆夜（七十） ³⁹	pa dma ka sta ya	padma kastāya	padma kastāya
娑婆訶（七十一）	svā hā	svāhā	svāhā
那囉謹墀皤伽囉哪 （七十二） ⁴⁰	na ra ki nḍi va ga ra ya	narakindi vagarāya	narakindi vagalāya
娑婆訶（七十三）	svā hā	svāhā	svāhā

37 「室皤囉耶」，不空本作「室皤伽羅耶」。「囉」，集解本作「夜」。

38 「娑婆摩訶阿悉陀夜」，不空本作「婆摩訶悉陀夜」。

39 「波」，不空本作「婆」。不空本無「陀」。

40 「囉」，不空本作「邏」。

摩婆利勝羯囉夜 (七十四) ⁴¹	ma va ri śa ŋka ya	mavari śaṅkarāya	mavari śaṅkharāya
娑婆訶(七十五)	svā hā	svāhā	svāhā
南無喝囉怛那哆囉夜耶 (七十六) ⁴²	na mo ra tna tra yā ya	namah ratna- trayāya	namo ratna-trayāya
南無阿唎哪(七十七) ⁴³	na mo ā ryā	namo āryā	nama āryā
娑嚧吉帝(七十八) ⁴⁴	va ro ki te	valokite	valokite
爍皤囉夜(七十九) ⁴⁵	śva ra ya	śvarāya	śvarāya
娑婆訶(八十) ⁴⁶	bo dhi svā hā	svāhā	svāhā
唵悉殿都曼哆囉鉢馱耶 (八十一) ⁴⁷	無	oṃ siddhyantu mantra padāya	oṃ sidhyantu mantra padāya
娑婆訶(八十二)	無	svāhā	svāhā

根據表一，將有疑點的對音資料條列出來，討論如後。

1. 南無喝囉怛那哆囉夜耶

「南無」，梵語 *namas*，巴利語 *namo*，歸命之意。「大悲咒」的「南無」出現 6 次，其中一次對譯 *namas*。「南」是泥母覃韻開口一等字，「無」是微母虞韻合口三等字，「喝」是曉母曷韻開口一等字。*nam* 是彎曲、鞠躬之意，「南無」是佛典常見詞，「南」對譯 *nam*，「無」對譯 *mo*。不空本是「南」對譯 *na*，「無喝」對譯 *mo*，如果從語音來看，梵本沒有「喝」對應之處，為什麼漢譯本多出「喝」？「喝」是上屬或下屬？

林光明（1994: 547-554）根據《悉曇要訣》、Heinemann 的 *Dictionary of Words and Phrases as Used in Buddhist Dharani*、《望月佛教大辭典》等資料，

41 「利」，不空本作「唎」。

42 「哆」，不空本作「多」。

43 「哪」，不空本作「耶」。

44 「嚧」，集解本作「盧」。

45 「夜」，不空本作「耶」。

46 「訶」，不空本作「呵」。

47 「曼」，集解本作「漫」。「鉢」，集解本作「跋」。「馱」，集解本作「陀」。伽梵達摩本此為一句，集解本拆為三句，分別是「唵悉殿都」「曼哆囉」「鉢馱耶」，故有 84 句。

認為「喝」可能下屬，即「喝囉」二合對譯 ra。⁴⁸ 施向東（2009a: 25）提到在 r 的前頭，譯字往往多出一個匣紐字，如 sarvārt ha 譯為「薩婆曷刺他」，rāhu-asula 譯為「曷邏呼阿素洛」。如果是下屬，就是「喝囉怛那」（ratna），問題是「大悲咒」的「囉」出現 27 次，⁴⁹ 多對譯 ra，為何僅有 ratna（三寶）是「喝囉」二合？再者，筆者沒有見到 Heinemann 的字典，根據林光明所言，該字典 ratna 曾譯為「喝囉怛那」、「羅怛曩」、「囉怛那」、「囉怛娜」、「囉怛曩」。筆者發現 ratna 常見的翻譯沒有「喝」，「喝囉怛那」可能引自「大悲咒」。如果「喝囉怛那」並非 ratna 常見翻譯，該譯又出自「大悲咒」，則「喝囉怛那」是孤證。

還有一種可能是「喝」是上屬，不空本悉曇字轉寫是「無喝」對譯 mo。林光明（1994）第一版的梵本認為 namah 對譯「南無喝」，其實應該是 namaḥ 對譯「南無喝」，namaḥ 和 namah 不同，ḥ 為涅槃點，表示後附的弱化輔音（與 h 的語音性質不同），漢譯本用「喝」來表示弱化輔音。不過，林光明本後來又修改成 namo。事實上，佛典出現「南無喝」的次數很少，幾乎都出自「大悲咒」。

據此，本文姑且從輔助發音的角度將「喝」視為下屬，類似施向東（2009a: 25）所謂以匣母 h 協助來母 l 對譯 r，只不過「大悲咒」改以增加曉母「喝」對譯 ratna 的 r，這種翻譯很少見。

「囉」是來母歌韻開口一等字，來母 l 與 r 不同，變通方式是在來母字加上口旁，對譯 r。「怛」是端母曷韻開口一等字，「那」是泥母歌韻開口一等字（或泥母箇韻開口一等字），「怛那」為雙音節，二合對譯單音節 tna。

「哆」是端母字，「哆囉」二合對譯 tra。

48 採用「二合」、「三合」的原因是梵語有複輔音，中古漢語只有單輔音，遇到複輔音時，以二合、三合的方式處理。宋法雲《翻譯名義集》：「又諸呪中若二字合為一聲名為二合，如云娑他及怛多等。或以三字連聲合為一字，急呼之，名為三合，如勃魯奄及拘盧奢等。」（T54, no.2131, p1123c25）實際翻譯時，「二合」有兩種拼法，唐慧琳《一切經音義》：「二合者，上下兩字各取半聲，合為一字。」（T51, no.2128, p0366c12）二合是各取上字聲母與下字韻母（或改變聲調）拼合。唐杜行顥譯《佛頂尊勝陀羅尼經》：「二合者，半上字連聲讀。」（T19, no.968, p0353c01）用上字的聲母與下字的語音連聲讀。

49 林光明（1994: 486）統計「囉」出現 34 次，本文的漢譯依據伽梵達摩的本子（電子文本出自 CBETA），不空本或集解本歧異處以註解呈現，故統計上有些出入。

2. 婆盧羯帝爍鉢囉哪

「婆」對譯 *va*，「婆」是並母歌韻合口一等字，⁵⁰ 以並母一等字對譯 *v* 比較特殊，看起來是輕重唇混用，按理沒有條件變成 *v*。Whitney (2002) 提到梵語 *b* 和 *v* 互相換用（亦即清濁混用），或在抄本裡混亂，在孟加拉抄本裡，原始的 *b* 一律寫 *v*。⁵¹ 施向東 (2009b: 93) 指出一些印度方言 *v* 唸 *b*，例如尼泊爾人的「天」*deba*，梵語是 *deva*，漢譯「提婆」，抄寫時悉曇體與天城體的 *b* 和 *v* 非常相像，極易混淆，鳩摩羅什譯經已經出現用並母字對譯 *v*。根據上述，唐代玄奘、伽梵達摩的翻譯也是以 *b* 對譯 *v*。

「帝」是端母霽韻開口四等字，對譯 *te*。齊韻字對譯的主要元音以 *e*、*i* 居多，也有 *ai*。根據梵語語法，母音與子音的改變很頻繁，母音的變化最規則且最頻繁的是元音的強化 (*guṇa*) 與複強化 (*vṛddhi*)，例如：*i*、*e*、*ai* 與 *u*、*o*、*au* 分別是單母音、強化音、複強化音（釋惠敏、釋齋因 1996: 19）。故齊韻字可對譯 *i*、*e*、*ai* 三種元音。

「爍鉢」的「爍」是審三藥韻開口三等字，「鉢」是幫母末韻合口一等字，「爍鉢」二合對譯 *śva*。

「大悲咒」的 *śva* 還譯為「室佛」、「室幡」、「爍幡」，「室」是審三質韻開口三等字，「佛」是奉母物韻合口三等字，「幡」是並母歌韻合口一等字，⁵² 審三的「爍」和「室」對譯 *ś*。*śva* 的 *v* 在輔音之後，元音之前，唸成 *w*，帶有合口性質，故 *va* 對譯有合口性質的「佛」與「幡」，再者，末韻「鉢」與歌韻「幡」都是 *a* 類元音，對譯 *a* 是常規之譯。物韻「佛」屬 *u* 類元音，用來對譯 *a* 頗為可疑。*va* 有 6 次對譯「鉢」與「幡」，2 次對譯「佛」，如果不是方音或版本問題，以物韻的「佛」對譯 *a* 是例外。

3. 薩幡

不空本註明「薩」是 *sa*。

50 《廣韻》（臺北：洪葉文化公司，2001）歸為戈韻，合口字。上古只有歌部，中古時期根據周祖謨（1996: 7、703）研究魏晉南北朝的語音，發現歌、戈合用不分，《切韻》只有歌韻。由此可見中古前期「戈韻」尚未分化成一韻，故凡是《廣韻》作戈韻者，在「大悲咒」翻譯時還是歌韻。

51 筆者沒有見到 William Dwight Whitney, *The History of Sanskrit Grammar* (Delhi: Sanjay Prakashan, 2002)。轉引自施向東（2009a: 26）。

52 《廣韻》歸入戈韻。

sarva 有一切、全體之意，「大悲咒」出現 6 次，1 次譯為「薩皤」，4 次譯為「薩婆」，1 次譯為「娑婆」。「薩」是心母曷韻開口一等字，「娑」是心母歌韻開口一等字，心母對譯 s，曷韻與歌韻都是 a 類元音韻，故以「薩」對譯 sar，「娑」對譯 sa。按理而言，「薩」是 sat，為何對譯 sar？是將 rva 的聲母併入 sa，才能以「薩」對譯 sar。r 的發音部位與 t 接近，釋惠敏與釋齋因（1996: 15）指出印度一般使用反舌音代替齒音。唸誦時，r 很快即過，和入聲 t 尾的短促性有些接近，反過來說，t 可用其他語音代之，透露了 t 尾當時可能有弱化的情形。

「皤」與「婆」都是並母歌韻合口一等字，⁵³ 對譯 va，歌韻是 a 類元音韻，並母 b 對譯 v。

特別要注意的是「大悲咒」有 14 次「娑婆訶」對譯 svāhā，svāhā 是祈禱結束的用語。svāhā 與 sarva 意義不同，發音不同，但對譯的漢字都是「娑婆」，svāhā 中的「娑婆」採二合對譯 svā，v 前沒有 r。⁵⁴

「薩皤」是唐代才出現的翻譯，在《大正藏》中出現 36 次；「薩婆」在西晉出現，共計 9271 次；「娑婆」在西晉出現，共計 8113 次。可知 sarva 是佛典常見詞，後人在翻譯時，因順古的關係襲用前譯，造成大量的 b 對譯 v，或如前所述，底本的 b、v 已經混淆不分，因此 b、v 的對譯不能視為例外。

4. 數怛那怛寫

以審三的「數」對譯 ś，是常規之譯。

「怛」是端母字，對譯 t、dh、d。「大悲咒」的「怛」出現 5 次，3 次對譯 t，1 次對譯 dh，1 次對譯 d，以舌尖清塞音對譯舌尖濁塞音或舌尖送氣濁塞音，發音部位、方法一樣，清濁與送氣有別。

5. 南無悉吉利埤伊蒙阿唎哪

namas 是原形動詞，表歸命之意。

不空本是「悉吉利」對譯 skṛ，換言之，此為三合法。林光明（1994: 80）認為「南無悉」應連讀，namas kṛtva 為已經歸命禮敬之意，kṛtva 為已經做了之意，s 若下屬，則 skṛtva 不成字。

53 《廣韻》歸入戈韻。

54 季羨林等（2000）提到 svaha 有時作 saba，故譯為「娑婆」。

「吉」是見母質韻開口三等字，「利」是來母至韻開口三等字，吉利對譯 *kr*，因為 *r* 聽起來接近 *ri*，施向東（2009a: 77）發現玄奘譯經的「利」對譯過 *li*、*ri*、*ri* 等音，故「利」對譯 *r* 是穩妥的。《廣韻》未收「埤」，唐慧琳《一切經音義》：「輪埤，下當果反，通俗文作埤，亦通也。」（T54, no.2128, p0330a09）又「薩埤，都果反，梵語也。唐言有情，古譯云衆生，義不切也。」（T54, no.2128, p0382a12）推知「埤」是端母果韻合口一等字，對譯不空本 *ta*，林光明本 *tva*，半元音 *v* 聽起來接近 *w*，帶有合口性質。

「伊」是影母脂韻開口三等字，對譯 *i*，梵語以母音開頭的音節是用影母字對譯，脂韻字對譯的梵語母音多是 *i*。

「蒙」是明母東韻合口一等字，對譯 *mo*，以主要元音 *u* 的東韻字對譯 *o* 比較特殊。

6. 那囉謹墀

「謹墀」對譯 *kidhi*，「謹」是見母隱韻開口三等字，「墀」是澄母脂韻開口三等字，澄母對譯 *d* 或 *dh* 比較特別，通常定母對譯 *d* 或 *dh*，澄母對譯 *ḍ* 或 *ḍh*，*ḍ* 是反舌音，*d* 是舌尖濁塞音，「大悲咒」出現 4 次「墀」，第 12 句對譯 *dhi*，第 49、60 句對譯 *di*，第 72 句對譯 *ḍi*，這項資料反映知系與端系之間的密切關係。竺家寧（1992: 219-220）談舌音類隔時，提到舌上音約在魏晉前後產生，「大悲咒」是唐人所譯，澄母對譯 *d* 或 *dh* 在玄奘譯經曾出現，施向東（2009a: 71）調查玄奘譯經，發現澄母的茶、仗、陣、陳對譯 *d*，定母的鐸、度對譯 *ḍ*，但這種情形不多。

7. 幡哆

「幡哆」，不空本、林光明本對譯 *vadha*，「哆」是端母字，對譯 *dh*，舌尖清塞音對譯舌尖送氣濁塞音，發音部位與發音方法相同，清濁與送氣有別。伽梵達摩本「大悲咒」出現 6 次「哆」（不空本只出現 5 次），5 次對譯 *t*（第 1、16、70、76 句），僅 1 次對譯 *dh*（第 13 句），對譯有問題，應修正為 *vat*。

8. 輸朋

審三的「輸」對譯 *ś*，屬常規之譯。

「朋」是並母登韻開口一等字，不空本對譯 *t*，不合譯音規律，可能是傳抄之誤。林光明本改為 *bh*，*subham* 為清淨之意（林光明 1994: 94）。「朋」

是登韻字，收 η 尾，對譯 m ， m 是隨韻 (anusvara)，可將前面的母音鼻音化。筆者推測 m 對譯 η ，可能是受後元音 u 影響，順同化為 η 。

9. 那摩婆伽

「伽」，不空本、林光明本對譯 ga ，「伽」是群母歌韻開口三等字，⁵⁵ 群母對 g ，歌韻為 α 類元音韻，可對譯 a ，但是三等介音沒有譯出。施向東 (2009a: 45) 在玄奘譯經中也發現這個現象，推測是印歐母語有 q 組、 k 組兩組舌根音，兩組塞音都有前移的趨勢，前移之後 k 組一部分變成 c 組， q 組和 k 組另一部分變成 k 組。後者並有繼續前移的趨勢，這種前移趨勢使它同跟在後邊的元音之間產生出一個伴生的介音，因此 $ka \rightarrow kya$ 。同理，三等的「伽」為什麼可對譯不空本 ga ？可見也是 g 的發音部位前移的緣故，導致 $ga \rightarrow gya$ ，梵語半元音 y 與元音 i 關係密切，有時可以互換， y 聽起來與漢語三等介音 j 接近，故以三等群母「伽」譯之。

10. 摩罰特豆

「摩罰特豆」，《望月佛教大辭典》作 $mabhatetu$ 。「罰」，林光明本對譯 vad ，「罰」是奉母月韻合口三等字，月韻的三等奉母清唇化，對譯 v ，合口介音沒有對應之處，按《望月佛教大辭典》 t 兼作「罰」的韻尾與「特」的聲母。「特豆」，不空本、林光明本對譯 $dudu$ ，相同梵語卻對譯不同韻母的漢字，「特」是定母德韻開口一等字，「豆」是定母侯韻開口一等字，以 α 類元音的德韻對譯 u ，相距較遠，不如 u 類元音的「豆」合適，可能是傳抄時造成的例外。⁵⁶

55 《廣韻》的「伽」是群母戈韻開口三等字。龍宇純 (1960: 204) 註解 3 提到：「廣韻戈韻伽、茄、伽三字，求迦切。切三、全王歌韻伽字求迦反，切三伽下云：無反語，噓之本聲，王一伽字去迦反，王二茄、伽二字巨羅反。案：切三謂無反語，噓之本聲者，其書三等只伽一字，無可作為下字者，故無反語。中古歌、藥二韻主要元音並為 α ，噓屬藥韻群母，故借噓以譬伽之讀。王一音去迦反，去當是誤字，其前有呿、呿二字，噓伽反可為昭證。王二巨羅反當是巨字之誤，羅為一等字，似與諸書不同，然群母例止見於三等，可知仍屬三等，是諸書所音相同，此當有伽字（案王二實有伽字，今誤在地下）。七音略此亦無字。」根據龍宇純之說，將「伽」改為歌韻。

56 2010 年 3 月 30 日，施向東教授來信表示 $dudu$ 譯特豆，前字用入聲字，是因為考慮第二個 d 「連聲」的情況。當然，如果譯作「突豆」則更好。「突」是 dut ，無論母音和韻尾都更貼切。

11. 阿婆盧醯

avaloka 是觀察、光景、視界之意，林光明（1994: 110）引田久保周譽《真言陀羅尼藏 解說》的「大悲咒」作 āloke，《望月佛教大辭典》作 āvaloki，「醯」是曉母齊韻開口四等字，以曉母對譯 k，玄奘譯經也無此現象（施向東 2009a: 70），伽梵達摩本「大悲咒」出現 8 次「醯」（不空本只有 7 次），1 次對譯 k（第 19 句），1 次不空本沒有對應之處，6 次對譯 h（第 13、22、26、36 句 2 次、42 句），因此將曉母對譯 k 視為例外。

根據前述，因為梵語母音的強化形式，齊韻字可以對譯 i 或 e。再者，此處齊韻「醯」的韻母對譯不空本的 a 或林光明本的 i，對譯 a 恐為錯誤，第 13 句、36 句的「醯」都對譯 e。

12. 摩醯摩醯唎馱孕

「摩醯摩醯唎馱孕」一般的斷句是「摩醯摩醯 | 唎馱孕」，林光明本作 mahima hrdayaṃ。林光明（1994: 130）引田久保周譽的本子作 hrdayaṃ，「醯」應下屬，因為 hrdayaṃ 是心之意。根據不空本與田久保周譽本，此句宜斷為「摩（醯）摩 | 醯唎馱孕」。

《廣韻》沒有「唎」，唐慧琳《一切經音義》：「咭唎，二合，上賢結反，下唎字轉舌，二字合為一聲。」（T54, no.2128, p0368c21）「唎」對譯 r，新造一個來母字，加上口旁表示梵語的反舌音。「孕」是喻四證韻開口三等字，對譯 yaṃ，半元音 y 聽起來接近三等介音 j，為何用喻四的「孕」對譯？原因是《韻鏡》四十二轉的證韻三等無字，只好以喻四的「孕」代之。

13. 羯𡵓

karmam 的原形是 karman，指行為、作業、作用，在經文中有業、作、所作之意（林光明、林怡馨 2005: 571），又譯為「羯磨」。不空本是「羯」對譯 ka，「𡵓」對譯 rmaṃ。「羯」是見母月韻開口三等字，應對譯 kar，換句話說，是把 rmaṃ 的聲母 r 併入 ka，變成 kar。

《廣韻》沒有「𡵓」，所從聲符「蒙」是明母東韻合口一等字，對譯 maṃ，以 u 類元音，ŋ 收尾的東韻對譯 aṃ，是較特殊的翻譯。「磨」是明母歌韻合口一等字，⁵⁷ 對譯 ma。以 a 類元音的開尾韻「磨」對譯 am，僅照顧

57 《廣韻》歸入戈韻。

了主要元音。施向東（2009a: 33）提到玄奘譯經時對聲紐的準確性的重視比韻爲甚。筆者發現「大悲咒」也有這種現象，「嚩」的翻譯只照顧了聲母部分，韻母有失精確，按理應以明母咸韻二等字對譯最爲合適，但《韻鏡》三十九轉明母咸韻無字。

14. 穆帝囉

不空本「穆」對譯 su，「穆」是明母屋韻合口三等字，明母字對譯 s，恐是抄寫有誤。

《廣韻》沒有「囉」，吳支謙譯《佛說華積陀羅尼神呪經》：「囉，狸迤反。」（T21, no.1356, p0875a13）「囉」是來母霽韻開口四等字，對譯 le，四等介音沒有譯出。

15. 阿囉嚩佛囉舍利

「囉嚩」二合對譯 rṣaṃ。

「佛囉」二合對譯 pra，「佛」是奉母物韻合口三等字，以濁音的奉母對譯清音的幫母，玄奘譯經也沒有這種現象（施向東 2009a: 71），伽梵達摩本「大悲咒」出現 4 次「佛」（不空本只出現 3 次），1 次不空本沒有對應之處，1 次對譯 v（第 11 句），2 次對譯 p（第 38、40 句），奉母對譯 p 是例外。

「舍」是審三禡韻開口三等字，伽梵達摩本「大悲咒」出現 2 次「舍」，1 次對譯不空本、林光明本 ś（第 40 句），1 次對譯不空本、林光明本 c（第 38 句）。審三通常對譯 ś，照三對譯 c，以審三對譯 c 是例外的對音。

16. 彌帝利夜

maitriya 是慈之意，「彌」是明母支韻開口三等字，支韻是 i 類元音韻，對譯 ai，i 與 ai 是單母音與複強化的關係。「帝利」二合對譯不空本、林光明本的 tri。

17. 悉囉僧阿穆佉耶

「悉囉」對譯 si ra，「悉」是心母質韻開口三等字，對譯 sir，「悉」的韻尾與「囉」的聲母均對譯 r。

「悉囉僧阿穆佉耶」一般斷句是「悉囉僧 | 阿穆佉耶」，林光明（1994: 235）引鈴木大拙「Manual of Zen Buddhism」的「大悲咒」，此句英譯是“To the one with lion's head and face”，《望月佛教大辭典》作 śrī sidha mukhaya。mukha 是口、臉之意，經文曾翻爲口、面、顏（林光明、林怡馨 2005:

745)。「穆」是明母屋韻合口三等字，「佉」是溪母歌韻開口三等字，⁵⁸ 對譯 mu khā，即 muk+kha，用三等的「穆」、「佉」對譯 mu khā，三等介音均未譯出。

18. 勝羯囉夜

伽梵達摩本作「勝羯囉夜」，不空本作「勝羯夜」，「囉」沒有對應處。

將 ŋka 的聲母 ŋ 併入 śa，變成 ś an，以「勝」對譯。「勝」是審三蒸韻開口三等字，「羯」是見母月韻開口三等字，以審三的「勝」對譯 ś，乍看之下，就韻母來說更合適的是登韻字，但登韻是一等字，無法與聲母 ś 對譯，所以退而求其次，找主要元音、韻尾與登韻相同，但多了三等介音的蒸韻字代之。實際上，是因為 ś 的擦音性質像是帶有 j，所以才以蒸韻三等的「勝」對譯。śaṅkaya 的 ŋ 是喉音，故以發音部位接近的 ŋ 對譯，以見母三等的「羯」對譯不空本 ka，與「伽」的理由一樣，是反映了 ka→kya 的過程。「羯」收 t 尾，梵語無對應處，表示 t 尾有弱化現象。

19. 悉殿都⁵⁹

siddha 是成就之意，「殿」對譯 dhyan，「殿」是定母霰韻開口四等字，霰韻四等字為何對譯 yan？施向東（2009a: 73）調查玄奘譯經，發現先韻的顛、田對譯 yan，但半元音 y 接近三等介音 j，漢梵對譯時，普遍以三等字對譯 y，因此施向東（2009a: 45）贊成李榮（1973: 113）、陸志韋（1979: 39）等人之說，認為四等沒有介音。但王力（1980[1958]）、董同龢（1968: 161）、竺家寧（1992: 335-336）、黃笑山（1995[1991]: 167）、劉廣和（2002b: 205-219）贊成四等有介音 i。四等是否有介音不是本篇小文能夠解決的問題，因為考察的語料有限，姑且能如實呈現語言現象，即四等的「殿」對譯了 yan。⁶⁰

三、「大悲咒」的語音現象

本節是在伽梵達摩本與不空本逐句比對分析後，針對「大悲咒」的

58 《廣韻》歸入戈韻。

59 不空本無此句，改參考林光明本與修正本。

60 請與本文第三節「（三）韻母的對譯，介音部分」互相參照。

「聲」與「韻」兩部分論之。

(一) 單聲母的對譯

聲母方面，伽梵達摩本多數是整齊對譯，有規律可循。只有少數的參差可視為例外，這種情形出現在並母、曉母、疑母、澄母、端母、奉母。

並母的「朋」出現 1 次（第 14 句），對譯 t，可能是傳抄有誤。曉母的「醯」出現 7 次，1 次對譯 k（第 19 句）。疑母的「藝」出現 1 次，對譯 g（第 57 句）。根據劉廣和（2002a: 8）研究不空譯咒，施向東（2009a: 70，2009b: 90，2009c: 102）研究玄奘、鳩摩羅什與十六國譯經，發現譯經用到的疑母字很少，擬音是 ŋ。審三的「舍」出現 2 次，1 次對譯 c（第 38 句）。澄母的「墀」出現 4 次，對譯 dh（第 12 句）、d（第 49、60、72 句）。端母的「怛」出現 5 次，各有 1 次對譯 d、dh（均為第 9 句），端母的「哆」（哆），出現 8 次，1 次對譯 dh（第 13 句）。奉母的「佛」出現 4 次，2 次對譯 p（第 38、40 句），奉母的「罰」出現 7 次，僅 1 次對譯 bh（第 8 句）。

上述現象反映了兩個問題：1. 清濁混用；2. 全濁音送氣與否。

首先，端母字對譯 d 或 dh 是否表示「清濁的混用」？施向東（2009e: 144-146）認為梵語沒有清輔音濁化的條例，對音的清濁混用是漢語的發音習慣，雙音節或多音節的第一音節發音都是清晰而準確，後面的音節常常弱化，弱化的結果是聲母的磨損或韻母的變異，清輔音濁化就是聲母磨損的結果，例如疊音詞「逡逡」變成連綿詞「逡巡」，後一音節的聲母變異了。竺家寧（1992: 59）提到清音變濁不是自然的演化，而是詞彙連讀，受鄰近濁音的影響而濁化，屬廣義的同化作用。「大悲咒」的兩個端母字「怛」與「哆」對譯 d、dh 不是詞彙連讀造成的濁化，t、d、dh 的悉曇寫法亦不相似，更重要的是「怛」與「哆」通常對譯 t。依照施向東（2009a: 30-31，2009e: 144-146）之說，清濁混用是以濁音字對譯梵語的清輔音，可是「大悲咒」的例子是以全清的端母對譯梵語濁音 d、dh，正巧與施向東之說相反。所以端母字對譯濁音 d、dh 不是常例。

其次，全濁音可以對譯送氣與不送氣，例如「大悲咒」的定母字對譯 d、dh（並母只對譯 b），施向東（2009a: 70-71）發現玄奘譯經的群母字對譯 g、gh，澄母字對譯 ḍ、ḍh。有關全濁音送氣與否的問題歷來有許多討

論，高本漢（1982: 332-334）、董同龢（1968: 142）、陳新雄（1984: 257）主張濁音送氣，羅常培（1991[1933]: 163-165）、李榮（1973）、陸志韋（1979: 7-9）、王力（1985: 19）、李方桂（1971: 5）、黃笑山（1995[1991]: 121-126）、竺家寧（1992: 304）、施向東（2009a: 30-31）主張濁音不送氣。⁶¹ 其中，從譯經推論濁音是否送氣的有李榮（1973）、陸志韋（1979）、劉廣和（2002a）、施向東（2009a），但結論卻不同。譯經確實有濁音兼譯送氣與不送氣的狀況，問題的癥結在於用濁音對譯送氣的比例有多高呢？

不空本「大悲咒」中，定母對譯 d、dh 的比例是 7 : 16，並母對譯 b、bh 的比例是 6 : 0。在這個問題上，施向東的多篇文章沒有提供完整的數據，不過從他所列的例字大約可看出傾向，玄奘譯經中，群母字對譯 g、gh 的比例是 20 : 9，澄母字對譯 ḍ、ḍh 的比例是 10 : 4，定母字對譯 d、dh 的比例是 26 : 12，並母字對譯 b、bh 的比例是 14 : 17（施向東 2009a: 70-71）。鳩摩羅什譯經中，群母字對譯 g、gh 的比例是 17 : 6，澄母字對譯 ḍ、ḍh 的比例是 4 : 1，定母字對譯 d、dh 的比例是 13 : 11，並母字對譯 b、bh 的比例是 7 : 6（施向東 2009b: 90）。十六國譯經中，群母字對譯 g、gh 的比例是 17 : 5，澄母字對譯 ḍ、ḍh 的比例是 7 : 2，定母字對譯 d、dh 的比例是 16 : 11，並母字對譯 b、bh 的比例是 11 : 8（施向東 2009c: 101-105）。

換句話說，雖然全濁音可以對譯送氣與不送氣，相較下，對譯不送氣的情況較多。中古漢語只有一組濁音，面對有兩組濁音的梵語時（送氣與不送氣），除了用唯一的一組濁音對譯送氣與不送氣之外，⁶² 還有其他變通方式，例如「送氣與否」具有辨義作用，所以譯經曾採基於同部位、同樣都是送氣的清音對譯送氣濁音，例如溪母字對譯 gh，徹母字對譯 ḍh，透母字對譯 dh，滂母字對譯 bh。全濁音是否送氣，對中古漢語而言缺乏辨義功能，因為

61 根據劉廣和（2002a: 36-40，2002c: 131-147）兩文，「全濁音送氣與否」在各方言是分歧的，唐代八世紀西北的長安音全濁送氣（以不空為代表），中原音（黃河中下游）全濁不送氣（以義淨為代表）。本文初稿在聲韻學會上發表時，講評人張維佳教授提到朱曉農與他主張古全濁音是微送氣音，次濁音是強送氣音。

62 李榮（1973）提到譯經用濁音對譯送氣音時會另加說明，例如竺法顯、慧嚴對譯送氣濁音時，標注「重音」，「伽」是 ga，「重音伽」是 gah，曇無讖用另加偏旁的字對譯送氣濁音，例如「梵」另加水旁對譯 bha，「恒」另加口旁對譯 gha。唐·智廣《悉曇字記》，記載 da，陀字，大下反，輕音。dha，陀字，重音音近陀可反（T54, no.2132,

它的濁音只有一組。王力（1985: 19）曾說從音位的觀點看，濁音送氣不送氣在漢語裡是互換音位的。準此，筆者贊同羅常培等人的不送氣說。

總體來看，「大悲咒」梵語起首輔音及漢語聲母大致是整齊的對譯，偶有例外現象。現在將對譯狀況整理為表二。

表二 聲母對譯表

梵語輔音	漢語聲母	對音字	例外字
k	見	羯迦吉謹俱	醯（曉母）
kh	溪	佉	
g	群	伽	藝（疑母）
c	照三	遮者	舍（審三）
j	禪	逝闍	
ɳ	娘	尼	
t	端	怛帝哆都	朋（並母）
th	透	他	
d	定	豆特姪駄陀	墀（澄母）、怛（端母）
dh	定	駄提度陀地殿	墀（澄母）、怛（端母）、哆（端母）
n	泥	南那	
ɖ	澄	墀	
p	幫	鉢波	佛（奉母）
b	並	菩	
bh	並		罰（奉母）
m	明	無摩蒙咩懺彌穆曼	
y	喻四	夜耶曳哪孕喻	
l, r	來	囉唎盧利嚩羅囉嚩	
v	奉 / 並	佛婆罰幡	
ś	審三	數爍室輸舍勝	
ṣ	審二	沙𑖦瑟	
s	心	薩窩悉娑蘇僧	
h	曉 / 匣	喝訶醯訶唎呼	
ø	影	阿唵伊	

(二) 複聲母的對譯

梵語複聲母的對譯涉及了漢語聲母與韻母的問題。

梵語有複聲母，中古漢語卻沒有，該如何翻譯複聲母呢？筆者發現有三種處理方式：1. 二合或三合；2. 連聲之法；3. 拆散複聲母。

二合或三合是最常見的方法。二合或三合在前面的註解曾經介紹過，是各取上字聲母與下字韻母（或改變聲調）拼合，或者用上字的聲母與下字的語音連聲讀。對漢語而言，二合或三合是語音「脫落」現象，持咒時上字聲母才是重點，韻母則略去。

連聲之法，日本明覺《悉曇要訣》：「以下字之頭音爲上字終響也。」（T84, no.2706）即一個字母前後兩音節兼用的現象。就現代來看，「連聲之法」是「插入」現象。例如「南無」對譯不空本 *na mo*，按理可以選擇 *a* 類的陰聲韻對譯 *na*，為何選陽聲韻的「南」？因為這個詞太常見了，順古譯之。另外還有「悉囉」對譯 *si ra*，*r* 同時是「悉」的韻尾，也是「囉」的聲母；「穆佉耶」對譯不空本 *mu khā ya*，*k* 同時是「穆」的韻尾，也是「佉」聲母 *kh* 的一部分，按理可選 *i* 類、*u* 類元音對譯 *si*、*mu*，為何選入聲的「悉」、「穆」？選擇「悉」是因為 *t* 尾有弱化現象，但「穆」的 *k* 尾沒有弱化（詳見本節「韻尾」部分）。

拆散複聲母，分別譯之。例如「穆帝囉」對譯不空本 *su kte le*，「帝」對譯 *te*，而 *suk* 對譯的就是「穆」了，排除「穆」的聲母抄寫有誤之外，譯經師顯然是把第二音節的複聲母拆開，使之變成單音節，第一個 *k* 往前靠攏，變成第一音節的韻尾，才能以入聲的「穆」對譯。另外還有「那囉謹墀」對譯不空本 *na ra ki ndi*，*n* 併入前面的 *ki*，以「謹」譯之，「墀」則對譯 *di*。

持咒要求精確，運用二合、三合法翻譯，許多本子會加註提醒，但是連聲之法增加了語音，拆散複聲母割裂了語音，卻沒有加以註明，稍不留心，很容易忽略或產生誤會。依據漢譯本持咒，漢語是單音節，如果一字一字唸誦不就失去準確性？推測若不是暗示當時語音發生改變了，就是版本或傳抄的問題。

(三) 韻母的對譯

韻母包含介音、主要元音、韻尾，分別論之。

1. 介音

介音方面分爲：1. 三等介音；2. 四等介音；3. 合口介音。

三等介音通常沒有對應處，可分成三種情況：1. 以主要元音爲 *i* 的三等字對譯梵語 *i*，此時三等介音會略去。例如第 31 句「地利尼」*dhi ri ñi*，「地」是至韻三等字，「利」是至韻三等字，「尼」是脂韻三等字，均對譯 *i*。第 78 句「婆嚧吉帝」*va ro ki te*，「吉」是質韻三等字，對譯 *i(t)*。第 60 句「那囉謹墀」*na ra ki ndi*，「謹」是隱韻三等字，對譯 *i*，以上的 *i* 都是主要元音。2. 三等合口字經常發生略去三等介音的現象，例如第 1 句「南無」*na mo*，「無」是虞韻三等字，對譯 *o*。第 14 句「輸朋」*śu tuṃ*，「輸」是遇韻三等字，對譯 *u*。3. 有些三等字的主要元音不是 *i*，但也沒有譯出三等介音。例如第 35 句「穆帝嚧」，不空本 *su kte le* 似有問題，林光明本改作 *muktele*，「穆」是屋韻三等字，對譯 *muk*。第 82 句「曼哆囉」不空本無此句，林光明本作 *mantra*，「曼」是願韻三等字對譯 *man*。

第二節未曾提過「四等介音有無」問題，若依照王力等人「四等有介音」之說，那麼「大悲咒」四等字的介音沒有對應之處，例如第 35 句「穆帝嚧」*su kte le*，「帝」與「嚧」都是霽韻四等字，對譯 *e*，第 4 句「菩提薩跢婆哪」*bo dhi sa tvā ya*，「提」是齊韻四等字，對譯 *i*。第 44 句「悉利」*si ri*，「利」是齊韻四等字，對譯 *i*。「大悲咒」中有一個四等字對譯 *y*，即第 81 句「悉殿都」，不空本無此句，林光明作 *siddhyantu*，「殿」是霽韻四等字，對譯 *yan*。「大悲咒」的四等字不多，而且都是真正的四等。施向東（2009a: 47）根據譯音資料主張純四等韻沒有顎介音，此說最大的疑點在於純四等字後來發生顎化，如果沒有元音或半元音充當介音，便沒有條件顎化了。同樣研究對音的劉廣和（2002b: 205-219）認爲四等有介音 *i*，漢語的介音 *i* 實際發音時前頭有摩擦，嚴格的描寫得用半元音 *j*。梵語的 *y* 是顎音半元音，與介音 *i* 相近。

最後，是合口介音的問題。

有合口的韻有 9 個：東韻、屋韻、模韻、暮韻、虞韻、遇韻、未韻、歌韻、月韻。其中，前 7 韻主要元音是 *u* 或 *o*，已具合口性質。末韻「鉢」，歌韻「婆」、「摩」、「幡」、「波」，月韻「罰」的合口都沒有對應之處，特別是歌韻、末韻的主要元音是 *a*，月韻是 *ə*，而且上述諸字的聲母都是雙唇音。施

向東（2009a: 41-42）根據對音認為唇音聲母之後一概沒有合口介音（因為唇音本來就有合口的音勢），在開合韻是如此，在獨韻中也是如此，若是 α 為元音的韻，唇音作開口的元音為 a ，唇音作合口的元音為 α 。

其次，筆者贊成高本漢在語音性質上的推論。高本漢（1982: 42）提到聽感上唇音聲母的後頭不容易聽得出開口或合口，唇音的發音略帶 w ，聽起來像合口音，所以不同材料，甚至同一材料對於唇音開合的看法不一致。準此，唇音的合口介音沒有對譯出來就是這個緣故，只不過此現象在譯經中密集出現而已。

2. 主要元音

通攝出現的韻有 2 個：東韻與屋韻，屬 u 類元音。東韻字有兩個，第 10 句「蒙」對譯 o ，第 27 句「懔」卻對譯 am ，語音相差很多，如果不是對譯失誤，恐怕只能當特例。⁶³ 屋韻字有一個，即第 35 句的「穆」，對譯 u 是常規之譯。

止攝出現的韻有 3 個：支韻、脂韻、至韻，屬 e 類或 i 類元音（竺家寧 1992: 351）。這三個韻大多數對譯 i ，只有第 22 句「夷」對譯 e ，第 48 句「彌」對譯 ai 。前面提過梵語單母音 i 的強化形式是 e ，複強化形式是 ai ，所以支韻、脂韻、至韻可以對譯 i 、 e 、 ai ，其中又以 i 居多。黃笑山（1995[1991]: 183）提到《切韻》時代支、脂、之三韻各有分合，到了唐中五代時這種南方脂之：支，北方支脂：之的對立消失了，唐詩格律支、脂、之同用就暗示了這一點。「大悲咒」的對音可當成支、脂、之合流的一項證據。

遇攝出現的韻有 4 個：模韻、暮韻、虞韻、遇韻，模韻是 u 類或 o 類元音，模韻、虞韻、遇韻曾對譯 u 或 o ，暮韻對譯 u 。梵語單母音 u 的強化形式是 o ，所以模韻、暮韻、虞韻、遇韻有兩種對譯。

蟹攝出現的韻有 3 個：祭韻、齊韻、霽韻，屬 e 類元音。祭韻對譯 e ，齊韻對譯 e 、 i ，霽韻對譯 e 。齊韻的現象也可以用單母音 i 與強化形式 e 解釋。

63 2010 年 3 月 30 日，施向東教授來信表示「蒙」和「懔」對譯 man ，似乎是把它們讀如曾攝的「瞢」和「懵」了，若是如此，則全篇曾攝的對音是統一了。

臻攝出現的韻有 4 個：櫛韻、質韻、物韻、隱韻，屬 *e* 類元音，前三韻主要元音通常擬爲 *e*，後兩韻元音通常擬爲 *ə*。櫛韻對譯 *i*，質韻對譯 *i*、*a*，物韻對譯 *a*，隱韻對譯 *i*。物韻的「佛」一般是順古對譯 *bud*，但「大悲咒」的「佛」頗爲特別，例如第 11、38 句的「佛」都對譯 *a*。

山攝出現的韻有 6 個：曷韻、末韻、願韻、月韻、霰韻、屑韻。曷韻、末韻屬 *a* 類元音，對譯 *a*。願韻、月韻屬 *ɐ* 類元音，願韻對譯 *a*，月韻對譯 *a*、*i*。霰韻、屑韻屬 *e* 類元音，對譯 *a*。雖然主要元音不同，但山攝字多對譯 *a*。月韻對譯 *i* 僅 1 次（第 3 句「羯」），可視爲例外。

果攝出現的韻有 1 個：歌韻，屬 *a* 類元音，對譯 *a*。

假攝出現的韻有 3 個：麻韻、馬韻、禡韻，屬 *a* 類元音，都對譯 *a*。

宕攝出現的韻有 1 個：藥韻，屬 *a* 類元音，對譯 *a*。

曾攝出現的韻有 3 個：登韻、德韻、證韻，屬 *ə* 類元音。登韻對譯 *a*、*u*、*i*，德韻對譯 *u*，證韻對譯 *a*。其中，第 14 句登韻的「朋」對譯 *u*，視爲例外。第 64 句登韻的「僧」，不空本對譯 *a*。第 17 句德韻的「特」對譯 *u* 可能是錯誤的對音。

流攝的韻有 1 個：侯韻，屬 *u* 類元音，對譯 *u*。

咸攝的韻有 2 個：覃韻、感韻，屬 *ɒ* 類元音，覃韻對譯 *a*，感韻對譯 *o*。「唵」是咒語常見字，在《廣韻》中屬開口的感韻，唐慧琳《一切經音義》解釋《實相般若經》時，云：「唵，烏固反，引聲，便合口。」（T54, no.2128, p0368c18）反切下字「固」是暮韻字，被切字「唵」是合口字，所以又說「引聲，便合口」。

由上可知，山攝、果攝、假攝、宕攝、曾攝、咸攝各韻的主要元音不同，都對譯 *a*；遇攝的模韻、虞韻、遇韻主要元音不同，都對譯 *u* 或 *o*；止攝的支韻、脂韻主要元音也不同，都對譯 *i*。換言之，在韻的對譯方面大致可勾勒出一個概括，但細節上則比較寬鬆。

3. 韻尾

伽梵達摩本的開尾韻、陽聲韻幾乎整齊對應，唯陽聲韻的東韻、登韻、證韻有些出入，這些不整齊是因爲語流音變的關係。第 27 句「羯憐」*ka rmaṃ* 與第 11 句「楞駄婆」*raṃ dha va* 的 *ṃ* 是隨韻，*ṃ* 有兩種可能的演變，一種是將前面的母音鼻音化，一種按理說受到第 28 句「度」*dhu* 或「駄

(婆)」dha (va) 影響，應該變成舌尖的 n，但卻以舌根（軟顎）ŋ 的東韻或登韻對譯。第 14 句「輸朋」śu tuṃ 的「朋」tuṃ，與後元音 u 搭配的 ṃ 順同化為 ŋ。第 64 句「僧阿」saṃ ā, ṃ 的前後是前元音 a 或 ā，卻變成 ŋ，「大悲咒」的「僧」僅出現一次，筆者推想因為影母字「阿」經常對譯 a，「阿」是喉塞音，發音部位偏後，影響前面的 ṃ 發生逆同化，才以收舌根（軟顎）的「僧」對譯 saṃ。第 74 句「勝羯囉夜」śa ṇka ya，受舌根音 k 影響，ṇ 逆同化為 ŋ。

入聲是否整齊對譯？「大悲咒」的入聲字在梵本裡通常找不到對譯的韻尾，換句話說，漢譯本入聲字對當的梵語沒有出現塞音，例如第 3 句「婆盧羯帝爍鉢囉哪」va lo ki te śva rā ya，不空本記載 ki 是「羯」，沒有 t 尾。又如第 8 句「薩幡」sa rva，不空本記載 sa 是「薩」，沒有 t 尾。既然梵語不見塞音尾，為何以收塞音尾的入聲字對譯？ki 的例子是因為「連聲之法」，虛擬的「插入」塞音，故可用漢語的入聲字對譯。sa 則是將 rva 的聲母併入 sa，以「薩」對譯 sar。有趣的是「大悲咒」的入聲字集中於櫛韻、質韻、物韻、曷韻、末韻、月韻、屋韻 7 韻，除了屋韻收 k 尾外，其他均收 t 尾，沒有收 p 尾的韻。換言之，對譯時譯經師安插的塞音尾往往是 t 尾。

前面提過「大悲咒」出現以 t 對譯梵語的 r，例如第 8 句「薩幡」sa rva 的「薩」其實是對譯 sar；⁶⁴ 其次，對譯時經常有插入 t 尾的情形；再加上施向東（2009a: 36-38）調查玄奘譯經，發現收舌頭音的入聲所對的梵語很多。筆者認為這些現象不是純屬巧合，而是隱含兩項訊息：1. 收 t 尾的入聲字可能有弱化的情形，根據目前所知入聲演化規則，t 尾可能還不至於完全消失，可能像是喉塞音 ʔ。2. 收 t 尾的入聲字在對譯時可能正處於 ʔ 的階段，所以產生以 t 對譯 r，或插入 t 協助翻譯，甚至有對譯多元化的現象。又，玄奘譯經收 k 尾的對譯情形不如收 t 尾多元，綜合這些線索，推測 t 尾弱化的時間比 k 尾早，而且 t 尾比 k 尾容易弱化。t 尾較早弱化的原因是漢語輔音韻尾

64 高本漢（1982: 454-455）曾經說明 t 與 r 之間的關係，他提到山臻攝入聲的字，閩粵語收 t，……而在高麗譯音則用 l 當韻尾輔音，古代對譯外國字音也有用這類入聲字的韻尾對譯外國的 r，在 Pellit 的譯音裡，有時寫作 t，有時寫作 r，有時寫作 ḍ，Pellit 說拿摩擦音 ḍ 來代表這個齒音是因為想採取一個介乎 t 跟 r 之間的音值，這個 t 或者是原來的（不過也不一定普遍），這個 r 是唐時中國北部由這個閉音 t 變來的。

的演變有發音部位逐漸後移的趨勢，從歷時平面上看，中古早期鼻音韻尾有 m、n、ŋ，到了現代的國語，m 尾發音部位已經後移成 n 尾。從共時平面上看，各地方言也有這種現象，山東話、閩北語的入聲韻尾只剩 ʔ 尾，下江官話、吳語的入聲韻尾是 ʔ。俞敏（1984: 285）曾提過入聲的 k 比較頑強，不易丟，g 容易變擦音 ɣ，要是在 u、o 這類後元音後頭，更容易讓它們給吸收了。竺家寧（1992: 367）提到入聲韻尾演化的狀況是《切韻》時代有 p、t、k，《四聲等子》時，t、k 弱化為 ʔ。根據譯經資料可知 t 尾比 k 尾更早弱化。

此外，入聲是否為濁塞音？從第 81 句「悉殿都」sidhyantu 的「悉」是心母質韻字，對譯 sid，看起來入聲可能是濁塞音，但後面緊接 dh，由於異化作用，sid 變成 sit，故用質韻的「悉」對譯。「大悲咒」中有很多二合、三合現象，許多入聲字因此看不出韻尾是濁塞音或清塞音。⁶⁵

因為梵語及漢語的元音數量、搭配限制、音變規則等條件的不同，導致韻母的對譯比聲母複雜，標準相對寬鬆。經過分析後，將漢語的對譯狀況整理成表三。

表三 韻母對譯表

攝	韻部	對音字 / 梵語 ⁶⁶	例外對音
通	東		蒙 o 蒙 am（以上一等）
	屋	穆 uk（以上三等）	
止	支	移 i 彌 ai	
	脂	尼 i 伊 i 墀 i 夷 e	
	至	利 i 唎 i 地 i	地 a
遇	模	盧 o 菩 o 俱 u 呼 u 蘇 u 嚧 u 都 u	
	暮	度 u	
	虞	無 o 數 u	
	遇	輸 u 喻 o	
蟹	祭	曳 e 逝 (j)e 藝 e	
	齊	提 i 醯 e	

65 筆者的意思是梵本沒有出現塞音尾，有些研究者逕行補上塞音尾，所添的塞音尾是否和事實吻合，還有待查證。

66 對音字後的標音是所對譯的梵語，塞音韻尾方面，依對音字的韻尾歸屬補上，以供參考。

	霽	帝 e 囉 e	
臻	櫛	瑟 it	
	質	悉 it 吉 it 室 it	
	物		佛 a
	隱	謹 in	
山	曷	怛 at 薩 at	
	末	鉢 at	
	願	曼 an	
	月	羯 at 罰 at	羯 it
	霰	殿 yan	
	屑	姪 at	
果	歌	囉 a 那 a 阿 a 訶 a 馱 a 他 a 羅 a 陀 a 娑 a 哆 a 婆 a 摩 a 磬 a 波 a (以上 4 字《廣韻》爲 戈韻一等合口) 佉 a (此字《廣韻》爲戈韻一等開口) 迦 a 伽 a (以上 2 字《廣韻》爲戈韻三 等開口)	
假	麻	哪 a 闍 a 耶 a 遮 a (以上三等)	
	馬	哆 a 寫 a 者 a	
	禡	沙 a (以上二等) 夜 a 舍 a (以上三等)	
宕	藥	爍 ak	
曾	登	嚩 am(aŋ) 僧 am(aŋ)	朋 uṃ(uṅ)
	德		特 u
	證	孕 aṃ 勝 aṇ(aŋ)	
流	侯	豆 u	
咸	覃	南 am	
	感	唵 om	

四、「大悲咒」的音變規則

本節討論的音變規則是除了梵語常見的連音 (sandhi)、母音強化 (guṇa)、複強化 (vṛddhi) 之外，在對譯時出現的音變現象。施向東

(2009e: 133-146) 歸納了五條漢梵對音與古漢語的音變現象：1. 同化，2. 異化，3. 增音，4. 減音，5. 濁化。「大悲咒」的音變現象有五種，分別是 1. 同化 (assimilation)，2. 異化 (dissimilation)，3. 脫落 (deletion)，4. 插入 (insertion)，5. 弱化 (weakening)。

1. 同化

「同化」是使一個音段變得與另一個音段相似，依照同化方向，分為逆同化 (regressive assimilation) 與順同化 (progressive assimilation) (趙忠德 2006: 174)。例如第 14 句「輸朋」śu tuṃ, ṃ 受後元音 u 影響，順同化為 ŋ。又如第 74 句「勝羯囉夜」śa ṇka ya, 受舌根音 k 影響，ṇ 逆同化為 ŋ。

2. 異化

「異化」指在同一個形式裡由於某個音段發生音變，從而使它和另外一個音段產生差別的過程。相同或相似的音在語流中接近時，發音容易拗口，於是產生了異化作用，變得發音不相同或不相似 (趙忠德 2006: 180)。例如第 27 句「羯憐」ka rmaṃ, m 間隔出現，ṃ 發生異化，變成 ŋ。漢語也有因同一音間隔出現導致一個音發生異化，例如 -uau、-iai，介音與韻尾相同，發生異化，促使一個音失落了。

3. 脫落

「脫落」指丢失或省略一個多音段。依照脫落位置，分為首音脫落 (aphaere)、詞中脫落 (syncope)、尾音脫落 (apocope) (趙忠德 2006: 180-181)。譯經中，常見脫落介音或韻母。除了語流音變的情況外，漢語的介音沒有對應的梵語就是「詞中脫落」，再如「二合」、「三合」也是語音脫落，只取上字的聲母，略去了韻母。

4. 插入

「插入」又稱「增音」，指詞內原先沒有音段的空位置上插入一個音段。根據插入位置，分為詞首增音 (prothesis)、詞中增音 (anaptyxis)、詞末增音 (epithesis) (趙忠德 2006: 183)。所謂的「連聲之法」即是插入語音，例如第 64 句「穆佉耶」對譯 mu khā ya, 「穆」是收 k 尾的屋韻，「佉」是溪母 kh，翻譯時，後一音節的起首輔音兼作前一音節的輔音韻尾，其實是插入一個相同的輔音輔助翻譯。

5. 弱化

「弱化」指由強勢音轉成弱勢音（竺家寧 1992: 56）。弱化是語音演變常見的現象，音素的失落有時是先通過弱化作用才導致脫落，例如前面提過入聲 t 尾的弱化。

表四 音變一覽表

大悲咒	音變分析
南無（喝）na mo	增加輔音 m 對譯「南」。以虞韻「無」對譯 a 是「順古故」
囉怛那 ra tna	tna，二合法，只取「怛」的聲母，不取韻母
哆囉夜哪 tra yā ya	tra，二合法，只取「哆」的聲母，不取韻母
阿唎哪 ā ryā	ryā，二合法，只取「唎」的聲母，不取韻母
婆盧羯帝爍鉢囉哪 va lo ki te śva rā ya	1. 並母一等字「婆」對譯 v 是抄寫的問題 2. 連聲之法，ki 插入輔音 t，以「羯」對譯 3. śva，二合法，只取「爍」的聲母，不取韻母 4. 連聲之法，va 插入同部位輔音 t，以「鉢」對譯，或者說 t 尾已經發生弱化
薩皤 sa rva	將 rva 的聲母 r 併入 sa，變成 sar，以曷韻「薩」的 t 尾對譯 r
囉罰曳 ra bha ye	「罰」是奉母月韻三等字，奉母對譯 bh 是例外，韻母則脫落介音 j 與輔音 t
數怛那怛寫 śu dha na da sya	「怛」是端母曷韻一等字，端母對譯 dh、d，清濁混用，韻尾 t 未譯出，是 t 尾有弱化的現象
悉吉利 skr	skr，三合法，只取「悉」與「吉」的聲母，不取韻母
室佛 śva	1. śva，二合法，只取「室」的聲母，不取韻母 2. 「佛」是奉母物韻三等字，一般對譯 bud，此處對譯 va，脫落介音、韻尾 t
楞馱婆 raṃ dha va	《廣韻》沒有「楞」，「楞」是登韻一等字，對譯 aṃ，如果是受 dh 影響發生逆同化，m 應該變成 n，與登韻的 ŋ 尾有別，存疑
輸朋 śu tuṃ	「朋」是登韻一等字，m 受 u 的影響，順同化為 ŋ
阿逝孕 a je yaṃ	「孕」是證韻三等字，以 ṃ 對譯 ŋ，存疑
那摩婆伽 na ma va ga	ga→gya，故以群母歌韻三等「伽」對譯

摩罰特豆 ma va du du	1.「罰」的 t 尾有弱化現象，如「囉罰曳」ra bha ye 的「罰」後面接 ye，脫落輔音 t 2.「特」是德韻字，對譯 u 是例外
怛姪他 ta dya thā	1.「怛」的 t 尾弱化 2.「姪」的 t 尾弱化
夷醯唎 e hṛe	hṛe，二合法，只取「醯」的聲母，不取韻母
羯𑖅 ka rmaṃ	將 rmaṃ 的聲母 r 併入 ka，變成 kar，以月韻「羯」的 t 尾對譯 r
阿囉𑖅 a rṣaṃ	rṣaṃ，二合法，只取「囉」的聲母，不取韻母
佛囉舍利 pra ca li	pra，二合法，只取「佛」的聲母不取韻母，以「佛」譯 p 是例外，同樣的情形也出現在「佛羅舍耶」pra śa ya
悉利悉利 si ri si ri	受 r 的影響，si 增加同部位輔音 t，以「悉」對譯，或 t 尾弱化
彌帝利夜 mai tri ya	tri，二合法，只取「帝」的聲母，不取韻母
地唎瑟尼那 dha rṣi ṇi na	1. rṣi，二合法，只取「唎」的聲母，不取韻母 2.「瑟」的 t 尾弱化
娑婆訶 svā hā	svā，二合法，只取「娑」的聲母，不取韻母
悉陀夜 si ddhā ya	受到 dh 的影響，sid 發生逆異化，d 變成 t，以「悉」對譯
穆佉耶 mu khā ya	連聲之法，mu 增加輔音 k，以「穆」對譯，但是當時 k 尾尚未弱化，為何選「穆」，存疑
者吉囉 ca krā	krā，二合法，只取「吉」的聲母，不取韻母
波陀摩 pa dma	dma，二合法，只取「陀」（《廣韻》歸入戈韻）的聲母，不取韻母
勝羯囉夜 śa ṇka ya	1. 將 ṇka 的聲母 ṇ 併入 śa，受舌根音 k 影響，ṇ 逆同化為 ŋ，以「勝」對譯 2.「羯」的 t 尾發生弱化

五、結 語

通過詳細地比對後，筆者發現「大悲咒」的漢梵對音有一些特點。聲母部分，多數是整齊對譯，只有少數聲母例外。聲母清濁混用的情形不是很頻

繁，全濁音可以對譯送氣音與不送氣音，但以對譯不送氣的情況較多。

韻母分成介音、主要元音、韻尾三個部分。介音部分，三等介音、四等介音、唇音的合口介音通常沒有譯出。主要元音部分，發現多攝、多韻對譯同一元音的狀況，例如山攝、果攝、假攝、宕攝、曾攝、咸攝各韻對譯 a；遇攝的模韻、虞韻、遇韻對譯 u 或 o，止攝的支韻、脂韻對譯 i。韻尾部分，開尾韻、陽聲韻幾乎整齊對應，但是入聲韻的對譯稍微複雜，入聲韻的 t 尾比 k 尾更容易弱化，弱化的時間也比較早。

梵語有複聲母，中古漢語卻沒有，該如何翻譯複聲母呢？通常有三種處理方式：1. 二合或三合；2. 連聲之法；3. 拆散複聲母。運用二合、三合法翻譯，許多本子會加註提醒，但是連聲之法增加了語音，拆散複聲母割裂了語音，卻沒有加以註明。

整體來說，聲母的對譯比韻母嚴整。漢梵對譯中，許多語音的變異排除是梵語本身的語流音變，或母語強化形式，或真正的失誤之外，其實是「同化」、「異化」、「脫落」、「插入」、「弱化」規則運作下的結果。

本文是基礎的理論研究，通過基礎的漢梵對音研究，除了瞭解中古時期唐代的語音現象之外，高婉瑜（2010: 1-19）應用本文的成果，落實在現代「大悲咒」的標音與斷句工作，對誦持「大悲咒」的修行有所裨益。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唐·玄奘著，季羨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記校注》（上、下），北京：中華書局，2000。

宋·陳彭年等著，《新校宋本廣韻》，臺北：洪葉文化公司，2001。

宋·贊寧，《宋高僧傳》，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7。

大藏經刊行會編，《大正新脩大藏經》，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3。

（日）明覺，《悉曇要訣》，收錄於大藏經刊行會編，《大正新脩大藏經》第 84 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3 修訂版一版。

二、近人論著

（日）中村元著，林光明編譯 2009 《廣說佛教語大辭典》，臺北：嘉豐出版社。

- 王 力 1980 《漢語史稿》，北京：中華書局。
- 王 力 1985 《漢語語音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 (日) 平川彰編 1997 《佛教漢梵大辭典》，東京：靈友會。
- 李方桂 1971 〈上古音研究〉，《清華學報》9.1/2: 1-61。
- 李 榮 1973 《切韻音系》，臺北：鼎文書局。
- 周祖謨 1996 《魏晉南北朝韻部之演變》，臺北：東大圖書公司。
- 林光明 1994 《大悲咒研究》，臺北：迦陵出版社。
- 林光明、林怡馨合編 2005 《梵漢大辭典》，臺北：嘉豐出版社。
- 竺家寧 1992 《聲韻學》，臺北：五南圖書公司，二版。
- 俞 敏 1984 〈後漢三國梵漢對音譜〉，《中國語文學論文選》，東京：光生館，頁 269-319。
- 施向東 2009a 〈玄奘譯著中的梵漢對音研究〉，《音史尋幽——施向東自選集》，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頁 1-79。
- 施向東 2009b 〈鳩摩羅什譯經與後秦長安音〉，《音史尋幽——施向東自選集》，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頁 88-109。
- 施向東 2009c 〈十六國時代譯經中的梵漢對音〉，《音史尋幽——施向東自選集》，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頁 100-116。
- 施向東 2009d 〈北朝譯經反映的北方共同漢語音系〉，《音史尋幽——施向東自選集》，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頁 117-132。
- 施向東 2009e 〈梵漢對音與古漢語的語流音變問題〉，《音史尋幽——施向東自選集》，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頁 133-146。
- 孫伯君 2010 《西夏新譯佛經陀羅尼的對音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 高本漢 (Bernhard Karlgren) 著，趙元任、李方桂譯述 1982 《中國音韻學研究》，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臺五版。
- 高婉瑜 2010 〈從梵漢對音看「大悲咒」的標音與斷句〉，《第十三屆社會與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淡江大學，頁 1-19。
- (日) 望月信亨、塚本善隆等編纂 1973-1978 《望月佛教大辭典》，東京：世界聖典刊行會，八版。
- (日) 荻原雲來編纂 2003 《漢譯對照梵和大辭典》，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
- 陳新雄 1984 《鐫不舍齋論學集》，臺北：臺灣學生書局。
- 陸志韋 1979 《古音說略》，臺北：臺灣學生書局，再版。
- 黃笑山 1995 《〈切韻〉和中唐——五代音位系統》，臺北：文津出版社，1991 年廈門大學博士論文。

董同龢 1968 《漢語音韻學》，臺北：文史哲出版社。

趙忠德編著 2006 《音系學》，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

劉廣和 2002a 〈不空譯咒梵漢對音研究〉，《音韻比較研究》，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頁 1-118。

劉廣和 2002b 〈介音問題的梵漢對音研究〉，《音韻比較研究》，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頁 205-219。

劉廣和 2002c 〈《大孔雀明王經》咒語義淨跟不空譯音的比較研究〉，《音韻比較研究》，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頁 131-147。

錢召如謹述，姚夢谷恭繪〈大悲咒相解〉，收錄於《大悲咒集解》，出版年、出版地不詳。

龍宇純 1960 《韻鏡校注》，臺北：藝文印書館。

謝國平 2004 《語言學概論》，臺北：三民書局，增訂二版。

羅常培 1991 《唐五代西北方音》，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景印臺一版。

釋惠敏、釋齋因編譯 1996 《梵語初階》，臺北：法鼓文化公司。

Research on the Chinese to Sanskrit Translation of the Great Compassion Mantra

Kao Wan-yu*

Abstract

This study uses the Tang dynasty Bhagavad-dharma translation of the Great Compassion Mantra (Mahā-Kāruṇika-citta-dhāraṇi) to examine the transliteration of Buddhist scripture with the objective of understanding the pronunciation of Tang dynasty Chinese.

We find that for most initial consonants, the translation is very regular, with the mixing of voiced and unvoiced initials produced only under specific conditions. A voiced stop can be translated as either aspirated or unaspirated. For finals, the majority of third and fourth division head vowels and labial closed head vowels are not translated. Different Chinese characters are used to translate identical Sanskrit main vowels, while most tail vowels are translated quite regularly, based on the end rhyme. The entering tone tail vowel [t] is more easily weakened compared to [k], and this weakening occurs earlier. As a whole, the translations of the initials are more regular than those of the finals, and much of the language variation conforms to the evolutionary rules of assimilation, dissimilation, deletion, insertion, and weakening.

Keywords: Mantra, dharani, Chinese-Sanskrit transliteration, The Great Compassion Mantra (Mahā-Kāruṇika-citta-dhāraṇi), Middle Chinese

* Kao Wan-yu is an assistant professor in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at Tamkang University.